



湘西瑶族村落民俗体育“舞虫灯”的口述史研究

孙群群¹,白晋湘²,罗玲¹,宋彩珍³

摘要:运用口述历史法、田野调查法、文献资料法等方法,对湘西瑶族村落民俗体育“舞虫灯”进行研究,研究发现:“舞虫灯”是湘西瑶族村落进行祭祀的一种古老民俗体育活动,其祭祀仪式由开场——打鼓敲锣、垫场——插秧舞、高潮——舞虫灯、结尾——打猎舞组成。舞虫灯的起源传说的口述记忆是现阶段了解其历史发展的重要途径。舞虫灯现代传承与发展的途径选择应该是多元化、科学化的一个缓慢自我完善过程。

关键词:口述历史;瑶族村落;民俗体育;舞虫灯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207(2017)01-0057-06

Study on the Oral History of "Lamp Dance": a Folk Sport of Yao Village in West Hunan Province

SUN Qunqun¹, BAI Jinxiang², LUO Ling¹, SONG Caizhen³

(1.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Qiannan Normal College for Nationalities, Duyun 558000, China; 2. Sports Science Colleg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3. Faculty of Sports, Changsha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1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uses the methods of oral history,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literature consultation to study "Lamp Dance", a folk sport of Yao village in West Hunan Province.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discovers that Lamp Dance is a kind of old folk sport activity for sacrificial practice in the Yao village. The sacrificial ceremony mainly consists of drum and gong beating, rice transplanting dance, Lamp Dance, which is the highlight of the ceremony and the finishing performance of hunting dance. The dictation of the origin of Lamp Dance is the key to know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choice of the means for moder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Lamp Dance is a slow multiple and scientific process of self-optimization.

Key Words: oral history; Yao village; folk sport; Lamp Dance

1 研究缘起

武陵山和雪峰山交汇之地聚集着苗、瑶、土家、白、侗等30多个少数民族,雨季分明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典型的南方喀斯特地貌、崇山峻岭的原始丛林造就了这里的少数民族所特有的顽强、刚毅民族品格,也造就了这片土地所具有的原始性、神秘性、好奇心、可探性民俗体育文化。两山脉之间各少数民族尽管生活在各自的族群语境中,但是他们却有着依山共水的亲缘、地缘、物缘、神缘以及语缘。运用口述史学方法,对武陵山、雪峰山两山交界的瑶族民俗体育文化进行抢救式挖掘整理、项目归类、传承保护,对保护和传承两山片区的湘西民族民俗文化归类研究、片区内族群文化同源研究以及片区民俗体育活动和谐发展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厚的理论研究价值。

口述史是一种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是以笔录、录音等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观点的一种研究历史的方式,它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前后的西方,六七十年代在西方逐渐广泛

传播^[1]。我国大陆的口述史研究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后,到了20世纪末尤其是21世纪以后,我国专门研究口述史的学术机构和学者才逐渐地发展起来^[2]。但运用口述史学方法研究体育领域的相关问题还是近些年来才受到体育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在民俗体育文化领域运用该历史学研究方法进行民俗体育文化个案研究的相关文献更是甚少。基于此,本文试图以口述史学的相关理论及研究方法对湘西瑶族村落民俗体育文化——“舞虫灯”民俗体育项目进行个案研究,试着为口述记录的湘西瑶族“舞虫灯”文化做一些历史文献记录,同时也为“舞虫灯”的传承与保护的选择途径给出建议与措施。

2 研究对象

以湘西辰溪县上浦溪瑶族乡温溪村民俗体育“舞虫灯”为研究对象,对温溪瑶族村寨的“舞虫灯”的表演者、传承老人以及当地比较有名气的瑶族文化研究人员和普通村民、县文化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负责人、广播电视台台负责人进行调查与访谈。

收稿日期:2017-02-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TY082);国家体育总局民族传统体育重点研究基地课题(15SKY029)。

第一作者简介:孙群群,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学、民俗体育文化。E-mail:345704332@qq.com。

作者单位:1.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体育学院,贵州都匀558000;2.吉首大学体育学院,湖南吉首416000;3.长沙师范学院体育系,湖南长沙410100。



无现成虫灯(舞完虫灯进行烧灯仪式,无现成虫灯),课题组通过多次对当地的传承人、组织者、表演者进行深度参与式调查,对他们的口述进行整理后发现,整个仪式过程分为锣鼓开场、插秧舞、舞虫灯、打猎舞等几个部分。

5.1.1 开场——打鼓敲锣

“舞虫灯”前必须要进行打鼓敲锣造势,打鼓队人员不固定,但是都必须穿瑶族服装,一般2人抬鼓,1人敲鼓,击镲者1人,击镲者1人,地点一般在村中央的空地上,听村寨里老一辈讲,打鼓敲锣一是为了告诉本村和邻村的人这里即将进行活动,起到传递信号的作用,二是为了告诉周围的各路神灵来此保佑族群的一草一木。据当地村干部介绍,以前打鼓敲锣的都是年轻的小伙子,近几年来随着年轻人外出打工,现在打鼓敲锣的基本上都是村里的中老年人。老一辈在打鼓敲锣的手法、技法、力度、韵味上都非常讲究,注重神形兼备、和谐同一。在开鼓之前要进行祭鼓仪式,法师在念完祭词后,要放鞭炮后再击鼓。

5.1.2 垫场——插秧舞

打鼓敲锣仪式完后,要进行插秧舞表演,老一辈以前是在真正的水田里进行插秧舞蹈表演,近年来,由于地点空间等条件局限,现在演变为在村中央的空地上进行。插秧舞蹈前还要进行祭祀仪式——开秧门。所谓开秧门仪式就是插秧的主人要在自家门口放两张长凳子,凳子上放几碗米酒,里面有汤圆。用猪头,雄鸡进行祭祀,祭祀后表演者(插秧人)将米酒喝掉、汤圆吃掉,然后将凳子搬开,开秧门才算完成。随后表演者(插秧人)便进入主人厨房吃早餐,吃完早餐便跟随锣鼓队进入“秧田”(空地)。插秧舞是瑶族人田间插秧劳作的动作演变来的,现在演变为瑶族的民俗活动,人数一般5~10人左右,男女比例相当,着瑶族服装。动作一般有扯秧(将秧苗从秧田一株一株扯下)、捆秧(将秧苗一束一束合起来用稻草困住)、挑秧、抛秧、插秧等日常多种劳作动作,节奏一般跟随锣鼓节奏进行变换,还伴有山歌对唱环节,这是瑶族人们插秧前憧憬未来美好生活而自发组织的一种民族特色活动。

5.1.3 高潮——“舞虫灯”

插秧舞表演结束后,便开始“舞虫灯”,虫灯跟今天的龙灯差不多,但是头部却是用竹子编的雄鸡头,外表用红纸进行包裹,中部与龙灯的基本相似,尾部是白色纸张裹成的鸡尾。在“舞虫灯”之前也要进行祭祀请神仪式,祭祀品有猪头、全鸡、水果、香纸等。祭祀地在村口的四官殿寺(图3)庙前。祭祀过程全程由法师进行操作,法师全身着法师服装、并在法事前3天不能食狗肉,据说狗为瑶族神灵,如果3天之内吃了狗肉,法师的做法将不灵,舞虫灯就不会起到实际的效果。法师在念完请神书后(据法师介绍,请神书一般是根据朝代而进行撰写的,主要是祈求保佑瑶族人今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拿着道符围着虫灯转了一圈,将道符在虫灯上来回舞动。请神仪式(图4)结束后,锣鼓齐天,放鞭炮,通知神灵,“舞虫灯”即将开始。虫棒是虫灯的引导者,虫灯的鸡头跟着虫棒进行舞动,意味鸡头啄虫。表演者跟着虫棒舞进山林、舞过田坎、舞过地边,表演期间遇到空旷之地还要进行形似舞龙的翻滚、抢龙珠等动

作表演,但是由于现在村里基本上是中老年人,很多高难度的动作无法完成,只进行简单手舞、屈膝、甩腿、跨步、旋转、翻身、前进等动作表演。虽然“舞虫灯”动作与舞龙灯表演动作基本相似,但是“舞虫灯”的内涵和过程与舞龙灯不同,其内涵是瑶族人民希望通过“舞虫灯”使农作物的病害得到一定的缓解,过程是由请神、舞虫灯、送神组成。在“舞虫灯”过程中锣鼓队在最前,虫灯队在中,瑶族妇女走最后。虫灯按照规定的线路舞完后一般会在村寨的最高处进行“烧灯”仪式,意味送神(图5)。法师将舞完的虫灯放在一个八卦上,然后做法,在虫灯的全身倒满酒精,然后念送神书,最后点火,虫灯便慢慢地消失在火焰中。如遇下雨则将龙灯放在八卦上,择日天晴了再进行烧灯仪式。烧灯时,生辰八字与虫灯相克的瑶族村民还要回避,以免送神时,神灵带走他们的灵魂,他日患病。



拍摄人:孙群群,拍摄时间:2016年6月19日

图3 村口四官殿

Figure 3 Si Guan Hall at the Entrance of the Village



拍摄人:孙群群,拍摄时间:2016年5月12日

图4 法师(巫师)进行请神仪式(视频截图)

Figure 4 Wizard at the God-Inviting Ceremony (Video Capture)



拍摄人:孙群群,拍摄时间:2016年5月19日

图5 烧灯送神仪式(视频截图)

Figure 5 Lamp Burning at the Ceremony for Seeing God Off (Video Capture)

5.1.4 收尾——打猎舞

“舞虫灯”结束后,现场进行打猎舞表演。打猎舞是瑶族人日常上山进行占卜打猎的一种活动。据当地的老一辈说,他们上山打猎前要进行占卜,一正一反为百战百胜,说明今天出去打猎肯定顺利,两正的话,表示今天可以出去打猎,但有危险,两反的话表示今天不宜上山打猎。真正的占卜打猎活动已流失,现今的是根据村寨老一辈回忆而进行创作的自娱性舞蹈。打猎舞由“舞虫灯”的原班人马和瑶族妇女分为两组进行表演,每组一人占卜决定射弩,三局两胜,输了的组进行舞蹈表演,舞蹈动作必须要是日常生活中打猎的动作,舞蹈组合可以随意编排,最后在瑶族当地的歌曲下进行表演展示。打猎舞是瑶族人在舞完虫灯后的一种庆祝任务完成的喜悦性舞蹈,是瑶族人祈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自娱自乐活动。

5.2 “舞虫灯”起源传说

杨海晨等认为,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对于民间传说的探讨符合民俗文化的不可重复性逻辑是可以理解的^[4],即对同一个民俗活动,不同的人都可能会给出不同的解释。在对“舞虫灯”的起源传说进行田野调查中发现,老一辈人中流传着不同的版本神话传说。笔者结合访谈和古文献资料查找,经过严谨的逻辑思维分析,总结出3个版本的“舞虫灯”起源传说。

米长尧(“舞虫灯”第4代传人)(图6):“舞虫灯”在瑶族语境里称为“喀虫”或者“抄虫”。“喀”和“抄”是都是驱虫的意思。爷爷说周朝的时候就开始有舞虫灯活动,当时家家户户都有舞虫灯习俗,那时没有农药,农作物种下后很容易受害虫侵害,于是各家各户就自己做了许多雄鸡样的虫灯在田间地里舞动,舞完就插在地里、田间、山林里。百虫看到雄鸡后就不会再来侵害作物了。

米长禹(温溪村村支书):据我家《诸神书稿备用》(图7、图8)记载“舞虫灯疏,祭祀本境庙王、土地庙、奉佛修供奉恩保太平。即日沐首焚香……圣造恩义,六畜瘟,山庄桐茶树被虫剪食……恳请玉皇大帝衙前求讨人情,将百虫收归天朝,勉”。本村法师操作法坦,祭祀神灵,舞动虫灯,消灾祈福。那时的舞虫灯不仅是为了驱赶百虫,还有驱邪保

平安之意,故每当瑶寨有瘟疫、村民无缘无故而死等不详之事时,村寨都要进行请神坐镇村口,替本村赶出妖魔鬼怪,当时的“舞虫灯”无送神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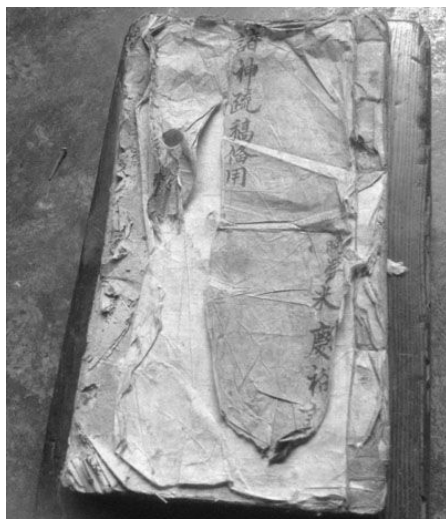


拍摄人:米长禹,拍摄时间:2016年10月12日

图6 舞虫灯第4代传人米长尧(一排右一)

Figure 6 Mi Changyao, the 4th Generation Successor (1st from the Right at the Front Row)

朱永元(县非遗办主任):据县志相关记载,“舞虫灯”是瑶族民间活动,具体起源时间等介绍不详,但民间传说瑶族一位圣人见族群周围树林、田间作物被大片蝗虫侵害,于是砍竹编框,形似雄鸡,内点蜡烛,每到傍晚时点灯游过山间、村田。村民逐日发现本村虫害灾情好转,虫子大片大片死去,邻村村民感到此人定是圣人,前来询问,只见开门拜见时,此人已升天为神,后村人为纪念此人而开始“舞虫灯”祭祀仪式,另《怀化市志》记载:“解放前,境内农民认为害虫乃天神所放,一旦发生病虫就舞虫灯,退疫。1950年,人民政府宣传科学,破除迷信,号召冬季铲,卜灭虫源……”^[5]



拍摄人:孙群群,拍摄时间:2016年6月18日

图7 《诸神书稿备用》

Figure 7 "Standby Manuscripts of the Gods"



拍摄人:孙群群,拍摄时间:2016年6月18日

图8 清朝时期的“舞虫灯”文献记载

Figure 8 Documentary Records of Lamp Dance of the Qing Dynasty

6 “舞虫灯”民俗活动现代传承与发展途径选择

6.1 凝聚“三合一”模式力量,大力发展体育旅游

在国家大力倡导“体育+旅游”发展经济的今天,湘西瑶族“舞虫灯”应该乘着这股春风完成自己多年的夙愿。将体育与旅游相结合,是未来体育业、旅游业不得不走的一条新路,也是一条必选之路。基于此,“舞虫灯”民俗活动必须在“三合一”模式下进行创新发展,借助“体育+旅游”的暖风大力挖掘自身的潜力,为自我发展和创新传承做好铺垫。这里的“三合一”模式,包含政府、企业、“舞虫灯”传承人。“三合一”模式构建的基本思路是政府做好桥梁纽带,“舞虫灯”传承人做好舞虫灯相关本体工作(例如“舞虫灯”的表演模式、传统历史故事等内涵),而旅游企业通过舞虫灯的民俗品牌项目扩展自己的相关投资方向,扩宽自己的发展渠道(图9)。这3股力量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政府大力推广和宣传,“舞虫灯”传承人对舞虫灯历史完美解读,相关旅游公司精美“包装”,作为湘西瑶族民族瑰宝的“舞虫灯”才能得到很好的传承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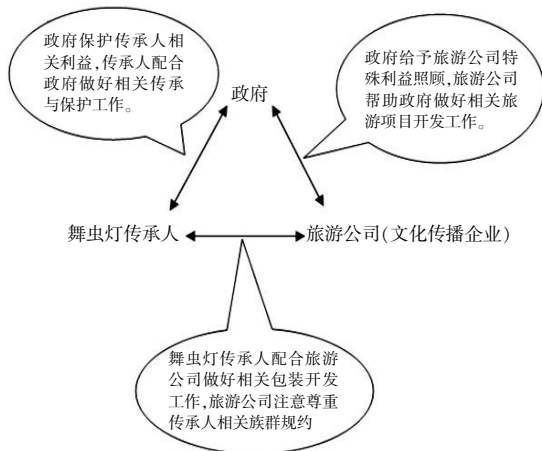


图9 “三合一”模式效果图

Figure 9 Effect Picture of "Three-in-one" Model

6.2 完善“舞虫灯”传承体系,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

当然,要将本民族优秀的民俗体育活动传承下去,仅靠政府及外界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自我族群的文化认同感作为传承与发展本项目的重中之重。祭祀作为维系族人关系最主要的手段,也是族的力量得以合法性发挥的源泉。宗族利用族产,以“族”来号召,建立维持社会治安的力量^[9]。近年来,随着外来文化的渗透以及互联网等信息科技的普及,瑶族原有的一些优秀文化逐渐被迷信化、伪科学化,从而被淡化,族群对原有的文化认同感也发生改变,以至于族群对原有文化的认同感出现了巨大的偏差,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对自我族群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认知已经降到了最低点,这何从谈起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 加快完善舞虫灯传承体系,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迫在眉睫。这就要在舞虫灯原有的传承体系——族群(家族)口述记忆传承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将原有的口传身授模式发展为“全民健身”式。以前的传承体系面小,没有太多的吸引力和表演力,不符合新时代的人的口味。基于此,瑶族族群相关负责人应该将舞虫灯作为本族群一项特色民俗体育文化进行宣传,将舞虫灯项目发展为男子组、女子组、少儿组等多项目的娱乐比赛,并且设置奖项和奖金,使之更加符合现代人对体育竞技性、博弈性的追求。这样既可以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又可以符合现代人的健身和娱乐追求,在娱乐中传承,在传承中认同。

6.3 加强与高校合作力度,加快传承与保护速度

传承和保护舞虫灯民俗体育活动,不仅需要政府决策层,也需要像高校这样的科研机构,制定相关传承与保护的措施和发展途径。舞虫灯民俗活动隶属于湘西地区,湘西地区的吉首大学和怀化学院就是两所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综合性大学,尤其是吉首大学的体育学科和民族学科,更是在全国都有较强的影响力,因此,可以与吉首大学的体育学科以及民族学的相关团队进行合作研究,充分利用他们在科学研究上的优势,配合政府在本民族的体育旅游项目开发上做足功夫,在传承和保护上给出一些符合当地特殊的生态环境和特色的人文环境的相关建议与措施。从而更好地加快传承与保护速度。同时,体育学院也可以将舞虫灯作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引进高校进行开展活动,创新其运动动作,使其更符合高校学生的身体机能,同时也可以作为校本课程开发引进瑶族当地的中小学,这样更能加大传承和保护的力度。

6.4 打造民族品牌体育赛事活动,加快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进程

要做成品牌,就需要有自我特色,湘西瑶族“舞虫灯”活动,目前已经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作为代表湘西瑶族的特色活动已经举办过2届了,但是前期的2次活动没有一个系统的、科学的赛事活动策划和活动流程。要打造民族品牌特色的民俗体育活动,就应该大力宣传,大力招商引资,而且作为瑶族特色项目固定年限进行举办。



湘西吉首的国际鼓文化节每年都会吸引来自全世界 40 多个国家的鼓文化爱好者齐聚一堂进行比赛与交流,他们在推广的力度上就已经上升到了省级、国家级,并且在网络上大力宣传,这为项目的开展奠定了人气指数,造就了今天吉首鼓文化节的辉煌。“舞虫灯”也可以在省媒体的支持下,利用现代媒体广为宣传,同时与影视演艺公司进行合作与包装,打造出 1~2 个精品的故事传说并进行展演。同时,与湘西瑶族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茶山号子以及其他的民族特色活动进行合作,打造出一条瑶族民族体育文化生态旅游圈,设计几条湘西瑶族一日游、两日游的精品线路,这样不仅发展了的当地经济,也为“舞虫灯”等一批民俗体育的传承与发展也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经费来源。虽然“舞虫灯”已经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在很多地方还有待于进行自我突破,“舞虫灯”作为湘西瑶族现存唯一流传至今的民俗体育活动,应努力将其申报成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对于湘西瑶族人民有着重大的意义,更为传承与发展其带来了更多的希望与动力。

7 结语

湘西瑶族“舞虫灯”民俗体育活动是湘西瑶族族群的集体记忆和精神纽带,对团结族群、延续族群都有着特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调查口述记忆是现阶段了解“舞虫灯”历史渊源及起源传说的重要途径。对于未来“舞虫灯”的传承与发展来说,必须将“舞虫灯”与现代传承与发展模式相结合,打造出一条适合瑶族族群特定历史环境的发展模式。其中,“三合一”模式是传承与发展舞虫灯的良好途径,只有将“舞虫灯”与政府“绑”在一起,利用政府的公信力,结合旅游企业,创新出生态体育旅游品牌特色项目,才能发展经济,互联互通,实现共赢局面。完善传承体系,增加族群文化认同是传承与发展“舞虫灯”根本条件。应与高校合作,为未来“舞虫灯”的传承与发展做出科学的规划,使其走出迷茫期,让“舞虫灯”成为瑶族特色的民俗体育项目流传下去。应打造品牌体育赛事,大力宣传瑶族

民俗活动,与瑶族其他特色项目合作,规划出一条生态体育文化旅游圈,不断地扩宽“舞虫灯”的影响力,为申报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 [1] 定宜庄.口述史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2] 李志清.乡土中国的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42.
- [3] 胡小明,杨世如,夏五四,等.东南独木龙舟的田野调查[J].体育学刊,2006,16(12):1-8.
- [4] 杨海晨,王斌,胡小明,等.想象的共同体:跨境族群仪式性民俗体育的人类学阐释——基于傣族村寨“马鹿舞”的田野调查[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4(2):52-58.
- [5] 怀化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怀化市志[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245.
- [6] 陈礼军.略论宗族在近代桂东南社会中的影响[J].广西社会科学,2008,153(3):27.
- [7] 胡小明,杨世如.独木龙舟的文化解析[J].体育学刊,2010,17(1):1-9.
- [8] 李涛,杜恺,蒋婧.创新是体育视觉设计艺术的生命——北京奥运会会徽设计评委林家阳访谈录[J].体育科研,2016(6):75-78.
- [9] 高会军,苏华东,蒋震彪.桂东南州珮武术口述史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4,40(7):1-7.
- [10] 万义,杨海晨,刘凯华,等.工具的展演与逻辑:村落女性体育活动参与行为的人类学阐释——湘西三村女性群体的口述历史与话语解构[J].体育科学,2014,34(7):23-29.
- [11] 任远金,卢玉,陈双.徽州民俗体育在村落社会的文化意蕴与存在价值[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3(6):715-718.
- [12] 晁改英,戴国斌.太极拳锻炼空间的口述史研究[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1,35(5):64-67,76.

(责任编辑:杨圣韬)